

断魂枪

不知道为什么,京戏里的男人在男女关系问题上往往很混蛋。

有一些是明摆着混蛋的,比如早已把自己的名字变成了类别名词的陈世美,比如《义侠王魁》里的王魁。尤其是王魁,不仅学陈世美做了状元攀了高枝,而且攀高枝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要给落魄时结合的爱人写休书,更混蛋的是写完了休书还要摇头晃脑地唱出两句词儿来——写罢休书心欢畅,路柳墙花抛一旁。我以前说过,如果换了枪毙我当时在场,这出戏立马就得改名叫《义抽王魁》——这家伙实在太孙子了。

但还有一些比较隐蔽的。我常常跟人谈起来的典型人物有两个:《梅龙镇》里的正德皇帝《武家坡》里的薛平贵。

戏凤》,听这个名字就不是什么好故事——“龙”指的是明朝的正德皇帝,“凤”指的是李凤姐,一家小酒馆老板的妹妹,整出戏讲得就是微服私访的中老年皇帝对这个小酒馆女服务员嬉皮笑脸花言巧语动手动脚威逼利诱,最后成功得手的故事。

通常,我一旦想勾引某个从不听京戏的男生踏上听京剧的不归路,都会先让他去看看这出《梅龙镇》——这其实有点下三滥,因为这戏基本上全是男人对女人的意淫,而且是对一个年龄、智识、社会地位都远比自己低下的,清纯美貌、调皮而又顺从的小女孩的意淫。

和《梅龙镇》一样,《武家坡》的男主角也是个皇帝——在番邦小国靠吃软饭半路出家当了皇帝的薛平贵。他离家十八年,娶了公主,做了皇帝,有事儿

男人这东西

没事儿就“驾坐在银安殿”过皇帝瘾(因为是小国皇帝,所以不是“金銮殿”而是“银安殿”)。终于要回趟家看看被抛弃在家的结发妻子,一进村口,先想到的是如何检验这十八年里老婆是否贞洁。继而他就想出了一个精妙绝伦的混蛋主意——冒充别人来调戏自己的老婆。自然也是嬉皮笑脸、花言巧语、动手动脚、威逼利诱一样也不少。当他提起自己的“战友”薛平贵在军中受刑挨打之时,他的老婆王宝钏立即痛哭:我那苦命的夫啊。他却无动于衷,继续陶醉在自己的调戏状态中。

这还不算,最混蛋的是他自己还回乡路上唱的那几句:“那一日驾坐在银安殿,宾鸿大雁口吐人言。手执金弓裹弹打,打下半幅血罗衫。打开罗衫用眼看,

才想起寒窗受苦的王宝钏。”血罗衫是什么?是他老婆写的求助书。他呢?“才想起”。这倒好,宰相的闺女跟他私奔,他把人家放到小荒村里放了十八年,自己给忘了。就这“才想起”三个字,把他活活的不冤枉。有些京剧演员把这句唱成“才知道寒窗受苦的王宝钏”,乍一听好像好一点儿,细一琢磨:还是得刚。

其实,这样的男人京戏里还多的是,光是和混蛋薛平贵一样“戏妻”的就有秋胡、薛仁贵等人,此外还有十五年不跟老婆说实话的杨四郎杨延辉等人候补。幸好,人民群众对这种人的态度还是明朗的,在相声演员的嘴里,《四郎探母》早就被称作《色胆探母》了。

东东东:专栏作家,网站编辑。专栏文字散见《新快报》、《南都周刊》等报刊。



邪言碎语 莫小邪

一家报纸的广告版上,有很多家影视公司诚聘群众演员,举个例子:某公司急聘群众演员,地区、年龄、经验不限,一经录用,即可上戏,片酬30元至300元,当日结算。

怎样?挺吸引人的吧,片酬当天结算,30元至300元。对于那些酷爱文艺表演的人来说,这就是他们幸福生活的开端啊。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们,早就说过角色没有大小、主配之分,只有大演员,没有小角色,所以演上一把路人甲、路人乙、专业死尸、大清炮兵、黑社会大哥、千金小姐、情妇、妓女、嫖客,并不丢人。

好友韩某,去年参与过这种专业性群众演员的电视剧演出,他演一唐朝的士兵。演唐朝的士兵有个好处,不用担心把脑袋瓜子整成个秃头。而不幸摊上个清兵角色,你不仅要为了艺术事业变成秃头不说,还要用某种强力胶水粘上假头发,冬天还好,戴个帽子就能抵挡一阵子,夏天实在是热得难以忍受。当然演唐朝士兵,厚重的盔甲紧紧地裹在身上也不舒服。韩某参与拍摄一个气势宏大的场面,导演要求几百个他们挥舞手里的兵器,喊保家卫国。这镜头总共拍了一天。拍了多次,导演始终觉得他们动作不够整齐。韩某极度郁闷下,忍不住回头看了看,发现一帮大老爷们组成的唐朝士兵阵营里,混进了两风风正茂的女青年,其中一个还在下巴上粘上了假胡子。韩某脚下穿着皮鞋,剧组工作人员说,不得事,站里边的人拍不到脚。上午没拍多久就停下了,导演说胶片不够,备用的还没送来。拍摄地点不是在影城,是在一知名旅游景点,送来需要时间。工作人员举着扩音喇叭四处喊,各位辛苦,下午2点左右继续排练。

群众演员

中午,吃过盒饭,韩某坐在树下欲睡,就听那边喊集合。一帮人继续排练,赶在太阳下山前拍完后,韩某欲走,工作人员却通知重新拍这组镜头。原来导演在看回放时,发现有个唐朝士兵的帽子上,架着一副墨镜。剧组收工后,韩某询问工作人员以后在电视上能看到他的脸吗?工作人员漫不经心地说应该有吧。韩某当天的收获是片酬40元,免费午餐,外加明星大腕的签名多个。

半年后,韩某作为群众演员参与的那部反映唐朝社会问题的电视剧播出了,他的亲朋好友急于在电视剧中找到韩某的镜头,每天一集不落地观看此剧。播到保家卫国的那场戏时,韩某瞪大眼睛,寻觅自己的脸,怎奈这是个远镜头,啥都看不清——一帮唐朝士兵站成四方阵,保家卫国的喊声震天响。事后,韩某买了不少此剧的VCD四处送人,嘱咐对方在几集有自己的镜头。韩某真是热心肠,群众演员当了,还为人家免费做宣传。

前些天,我在一书店遇到韩某,他说他又接了一部武侠剧,就是人被钢丝叼着飞来飞去的那种。看来做群众演员是会上瘾的,韩某平常也是小资人士,迷恋老板香水,星巴克咖啡的主儿,并不缺做群众演员的那几个小钱,估计他玩的就是心跳。吊着钢丝飞来飞去,那可是个体力活,弄不好会伤了筋骨。如果我做群众演员,就演个伤残人士,往轮椅上一坐,有人把你推来推去,既无需你消耗自身体能,也没啥难度系数高的台词。坐它个一天两天后,舒服舒服地等着剧组收工你拿钱,何乐而不为!

莫小邪:小说、诗歌散见于《青年文学》、《芙蓉》等刊物。著有小说集《后海烟民》。

葵话宝典

社会舆论普遍对所谓“80后”颇有微词。一般地说,他们的前辈都曾经历过或者至少接近过苦难;他们的后辈,因为父辈已经意识到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所以也比他们这第一代独生子女靠谱得多。

“80后”的形象一般被描述如下:他们不想毕业后,毕业后不想工作,工作后不想吃苦,不想吃苦就更干不好工作。反正一副懒散成性、扶不起来的阿斗状。

我对“80后”倒没这么大意见,一是向来认为,哪一代都有不同特质,他们总有自己的优势所在,这样比,狭隘了;二是就我个人接触到的“80后”来看,都挺勤快的,比如我的两个侄女。勤快

的突出表现,是比我身边的60后、70后们都爱做饭。

大侄女生在四川,后来恋上了个北京男,勇敢她辞去报社的工作,再到北京来寻心上人。来时大包小包的,那男娃以为她臭美,说带这么多花花绿绿的衣服做甚!打开行李一看,辣椒、花椒、芝麻、酸菜……大半内容都是种种四川特有的烹调配料,当即馋得流口水。

两人很快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男娃本来独自一人过日子,有了上顿没下顿,经常四处张罗狐朋狗友去小饭馆扎堆儿,遭拒就直接煮一袋卡路里(方便面)服下,代替全天吃喝,惶惶得很。我侄女一来,那男娃迅速

爱做饭的“80后”

从狐朋狗友的视野里消失。再出现的时候,平坦了几十年的小腹猛的凸起,无不自豪地总结发胖原因:两个月了,没吃过重样的菜。得便宜卖乖,还假装抱怨:没想到这么快就被她搞大了肚子。哈哈。

小侄女还在上大学,就烦住校,天天往家跑,因为学校没有属于自己的锅碗瓢盆,没有属于自己的油盐酱醋。回家一进厨房,两眼发亮,煎炒烹炸,逮什么都往锅里扔。每次做完饭菜无一不刻意犹未尽的样子,只恨锅铲、漏勺不能入口,要不也得给红烧烧。家中只有三口人这么简单的事实,老是被她忽视,经常一做四冷四热,

外加一大锅汤,饭后还有甜点,把我哥嫂吃得根本坐不住,在屋里直溜达。

听我说她姐姐也爱做饭,小侄女脑袋一斜,满脸不服,强烈要求和姐姐当面PK。有一次大人在外聚餐,两侄女一碰头,迅速不见了人影,原来是找了幽暗的地方,先打起了嘴仗——那你会做那什么吗?还有那什么……

嘴上谈兵的结果,是没有结果。二人相约下周末拿我家当战场,真刀真枪地比试比试。所以从下周一开始,我打算每天只吃两苹果,空出肚子,专心等待一顿盛宴。

杨葵:资深出版人。著有《找不着北》等影视剧、《在黑夜抽筋成长》等随笔集。

Advertisement grid containing various educational and training courses such as '心理咨询师' (Psychologist), '财经学校' (Economic School), '开放教育' (Open Education), '南京时代电脑学校' (Nanjing Times Computer School), '金陵高考复读班' (Jingling College Entrance Exam Repeat Class), '两年拿本科学文' (Two Years to Get a Bachelor's Degree in Literature), '国家汽车经纪人' (National Car Dealer), '南京新华电脑学校' (Nanjing Xinhua Computer School), '中华成人中专' (Zhonghua Adult Middle School), '武大' (Wu Da), '南京高林文武学校' (Nanjing Gao Lin Wu Wen School), '2周练好字' (2 Weeks to Practice Good Calligraphy), '建邮电大' (Jianyou Open University), and '中央电大' (Central Open University).